

翠
娛
閣
評
選
鍾
伯
敬
先
生
合
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三

序

湯祭酒五十序

鄒彥吉先生七十序

陳翁九十序

魏毋樂太君八十序

吳太毋壽序

袁太毋八十序

譚母魏孺人五十序

壽唐母陳孺人六十序

壽馬太公序

尹母曾太君序

方母八十序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

送王永啓督學山東序

贈唐宜之署潁上縣專序

方彥章遂安三年考績序

送晏祠部歸壽二親序

贈唐仲言序

送錢先生歸婁東序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三

錢塘陸雲龍甫侯謙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訂

○○○湯祭酒五十序

宛陵有湯嘉賓先生者。乙未魁南宮。賜進士及第。爲故新建張相國所取士。相國子穉原以文交于予。請予作湯先生五十敘。其言曰。湯先生意度高。廣八也。其肝腸栩栩然見於鬚眉鼻吻之間。與先師雷何思太史善。其人亦相似。皆憐才而喜談天下事。於士有

授能虎使
各譽其欲而
從我守相

一之不知嘗引爲耻事有一之不可爲不啻身憂之
循資旅進異日皆可爲救時宰相先師往矣無足言
者使湯先生異時得爲宰相其於今世之爲所欲爲
者皆可以坦然交不相妨非惟不相妨而皆可引以
共濟使國家交收其用奚以明之今之爲所欲爲者
何事也其途徑雖多作用雖殊不過欲致高官大位
而止不則欲其擁戴而爲所欲爲者各致高官大位
而止彼僞且險者欲盡擠一世之人塗其耳目而束
縛其手足以自致高官大位卽微湯先生世固不能

人可無忌

亦太甚矣

聽之矣。其才而稍質且恕者。固人人而可高官也。人而可大位也。湯先生又烏能禁之。故今之爲所欲爲者。不係于湯先生之去不去也。庚戌辛亥之際。諸公躁而失圖。私計湯先生一日不去。則吾不能一日爲所欲爲。諸凡摧抑人才。破壞元氣。滋議論而傷國體之事。卽不以先生一人終實。以一人始。至今年工已先生才五十耳。使國家無故失一救時宰相。有識者爲先生惜。先生曰。何至以吾一人而籍籍若是。吾去且有餘罪。今先生去矣。爲所欲爲者。宜可以得志。

點醒

可憐情檢
人空千古
之恨

矣○彼○僞○且○險○者○空○爲○禍○始○且○與○先○生○同○廢○所○謂○微○湯○
先○生○世○固○不○能○聽○其○所○爲○者○之○效○也○乃○至○才○者○亦○甘○
爲○僞○且○險○者○用○而○以○其○人○與○官○徇○之○使○國○家○於○湯○先○
生○與○去○湯○先○生○者○俱○不○得○其○用○嘻○其○甚○也○此○可○爲○去○
一○人○而○爲○所○欲○爲○者○之○戒○也○不○然○先○生○今○年○才○五○十○
耳○於○以○爲○救○時○宰○相○行○且○見○之○矣○

于祭酒未五十而見廢者纔兩拈之○中直抒其憤○
抑之衷○足令僞險而尋聲者悔○其爲國家助良大○

衡者所難

拈靜字作主

○○○鄒彥吉先生七十序

歲辛卯。惺年十八。出就郡國童子試。吾師無錫鄒彥吉先生督學楚中。時年四十三。玉貌鐵骨。淵鏡蕭然。其于士之文之人。當於意與不當於意者。一裁於胸中。眼中。手中。臨期。使士自得之。無後言而已。初無幾微見於詞色之間。威儀濟整。器鉢無聲。惺何知。敢定先生之人。然私計古之所謂靜者。意卽其人也。明年先生遂中。忌者歸歸而楚士之先後起家中外爲名碩者。十九出先生之門。惺亦以庚戌舉進士通籍。戊

難易一義甚
確

午請假寓南都。則先生七十矣。計先生家食凡二十有八年。惺默觀此二十八年。中世變人情動定倚伏。先生所以處之之道。非古之所謂靜者。真不能與於此也。何者。靜之爲言。在庸人易。在賢者難。在市朝易。在山澤難。名爲小人者。招之不來。易名爲君子者。引之不入。難也。年來起廢之典。格不行。士大夫一經家食。便同永錮。望賜環束帛如日。却河清。其人無慮皆世所號爲賢者。其勢決不能蔬食沒齒。無故而老。山澤之下。明矣。打手抱膝。思一有所通之。而無其術。相

在右所拍

然之心與道
相離之原

與別創一標目開一途徑以爲從吾說者既得高官
大位之實而又不失端人修士之名使天下羣失職
之人若狂若沸驅而納諸其中先生居是邦也有高
才重名引而入之可以爲重先生以爲苟非吾心之
所安與道之所可久雖加我以高官大位題我以端
人修士而吾有所不敢受二十八年中安身立命於
山水賓客詩文書畫園池歌舞間者如一日向所云
標目途徑思以易天下者其效何如哉論定事明技
窮興盡名與實兩無所歸而先生獨自如無寧使人

金○何○藏○全○真○
謂○山○澤○中○作○用○無○一○可○信○而○猶○有○真○文○雅○真○風○韻○固○
先○生○以○靜○留○之○也○惺○乃○謂○先○生○所○以○壽○者○其○道○不○出○
於○此○今○夫○山○至○壽○也○於○人○事○則○有○館○宇○之○成○毀○於○物○
態○則○有○草○樹○之○榮○落○於○天○時○則○有○風○日○之○陰○霽○而○卒○
無○改○于○山○故○山○者○閱○人○事○物○態○天○時○者○也○不○爲○人○事○
物○態○天○時○閱○者○也○靜○故○也○惺○年○十○八○而○見○先○生○四○十○
有○三○今○先○生○且○見○惺○四○十○有○五○數○十○年○中○其○爲○成○毀○
榮○落○陰○霽○也○多○矣○閱○世○而○不○爲○世○所○閱○是○謂○至○靜○靜○
則○壽○山○之○象○也○

以靜原壽。以山喻壽。誰不曰常解。然却能翻陳山
新。從常得異。手眼固非他人易及也。
合上篇讀之時。局任止之工巧。恐盡爲掀出矣。然
都歸之工巧。而無益。其醒世者深。乃其觸世怒者
亦深矣。

○○○陳翁九十序

夫造化淳固麗灝之氣。雖其散焉無復有幾。必將獨有所存。而時見於一家之內。一人之身。以不至於盡。夫其散而獨有存存。而見於一家一人者。則此一家之內。一人之身。其所取於造化者。必專其厚。而予之者。必久而博。金陵古麗侈地。靡靡至於今日。所謂洩而將盡。盡而幾無餘焉者也。陳翁生於闔。二十而家金陵。今年九十矣。古心質行。居金陵七十年。七十年中。未嘗纖介有違言忤色於其里之三尺童子。昨歲

下句形容飲
人以和爲甚

鍾伯敬全集八卷三

六

販夫者如一日不言而飲人以和熏其德而善良舉
歷代五都六逃囂靡之場化而爲畏壘尸鄉不幾乎
道而能之乎過其門寂如煦如者不問而知其爲翁
之墟也行其庭雍如穆如肅如者不問而知其爲翁
之堂也接其人恬如溫如怡如春風醇醪者不問而
知其爲翁之子若孫也非所謂淳固麗灑之氣散焉
無復有幾而獨存於一人一家者乎造化於翁蓋有
異數加禮焉雲間陸大宗伯年九十五六矣嘗語陳
仲醇曰天地如逆旅人生其間如僦屋而居期滿年

至主人以索亦須歸之仲醇曰然若僦屋者不得罪
主人謹身浴隣主人愛之多住幾年亦未可知此住
世長生至言夫以造化儼然有此巨室廣廈萬間抑
豈不欲使人長處廡下屢遷數易良非其願如翁者
所謂僦屋百年未嘗一日得罪主人主人方將用厦
屋貯翁長畱爲廡下居人得榜樣久而安息而忘鵲
巢魚筍有而不歸誰其索之欲勿九十得乎鍾子曰
若是則九十又烏足爲翁壽焉

淳謹朴茂可挹于言表

書著商宗以敬以仁以和而獲壽此亦以和而徵其壽也。舌以柔存驟雨不終日亦可悟壽之旨。

報遲必厚或
亦其然

極其厚後然
而不支

○○○魏母樂太君八十序

夫○人○之○所○受○於○天○雖○其○取○之○有○道○致○之○有○本○要○以○遲○
者○必○可○久○而○太○速○則○易○盡○而○天○之○予○是○人○也○有○期○有○
數○先○期○者○約○其○數○及○期○則○如○其○數○其○過○期○者○未○有○不○
溢○於○數○外○者○也○幸○而○及○期○予○之○或○先○期○焉○而○又○溢○於○
數○外○自○非○天○之○所○私○將○必○忌○之○而○過○期○者○如○償○責○然○
時○日○已○過○厚○其○息○以○酌○之○雖○予○與○受○者○亦○以○爲○常○而○
不○之○怪○故○可○久○也○人○之○欲○爲○可○久○喜○於○爲○造○物○之○所○
酌○而○重○犯○其○忌○也○必○矣○然○而○不○欲○過○其○期○者○何○也○蓋○

亦曰人壽幾何所不可知者年也。令人人知有大年。上壽亦何所不可待而必爲此易盡之道哉。予同年魏士爲母樂太君者。古賢母也。太君少而攻苦。佐士爲先子爲名儒。爲廉平吏。其從士爲先子。令於粵也。脫重囚法。不蔽情者於死。不難違直指意以信其所。是撫猶子如子。及其孤。蓋有隱德。特操高識焉。其受於天也。不可謂取之無其道。而致之無其本。天之所以酌之者。是宜其時必早。而數必溢。乃太君前有子七人。皆天年。且踰四十。婦人喪子。至七人。年且踰四

十已自謂不必有子。有子矣。不必其如士爲。有士爲。爲之子。不必其遽有孫。孫不必復有子。而太君皆身。有而目見之。又若或使其大年上壽。皆足以待所謂。過期而子數外。酌之者也。卽以士爲之才情。精出風。骨邁往。法當早達。士爲年三十六成進士。在他人不可謂遲。而士爲已不爲速。今年太君年八十。士爲與予同官使職。同考績。士爲愀然曰。吾母劬勞聖善。年踰四十而始有子。子年三十六而始通籍。官三年而。又格於例。不得移恩於母。吾於吾母也。何日之有此。

自士爲宜爲此言而非太君志也太君非凡母也古
賢母之戒其子也曰吾聞以善養不以祿養推斯志
也卽過期而無所予已自安之況以時之久近數之
盈歉動其中乎予與士爲居官立身志業相成過失
相規誓以榮衰早暮置之度外而未免各爲其親屈
然而士爲之母非猶夫人之母也必不以欲速爲士
爲累語曰枉尺直尋羸糧躍馬惟恐後時趨時若鷲
鳥猛獸之發願與士爲交捐此意世以滑吾以鈍世
以競吾以恬世以奇吾以平世以刻吾以恕世以比

吾○以○孤○世○以○濃○吾○以○淡○世○以○捷○吾○以○需○世○以○汰○吾○以○
嗇○遲○至○寡○取○太○君○志○必○安○之○觀○太○君○事○事○皆○得○於○遲○
卒○亦○無○不○得○而○天○若○特○予○以○大○年○難○老○使○其○時○足○以○
待○是○其○意○似○皆○出○於○溢○其○數○以○酌○其○過○期○之○予○者○無○
論○士○爲○耻○不○肯○速○亦○不○必○速○夫○養○親○志○而○上○承○天○意○
以○事○其○親○者○是○士○爲○之○守○身○以○爲○孝○者○也○惟○壽○士○爲○
母○爲○士○爲○壽○其○母○與○子○爲○士○爲○壽○其○母○者○可○以○此○言○
進○也○

其○氣○蒼○莽○其○致○曲○折○眉○山○有○其○才○情○未○必○得○其○沉○

密也。

緊處能宕。緩處能急。

○○○吳太母壽序

明年吳明仲給諫有母某太君壽七十。於是楚之官於京者謀徵言而觴之。明仲拜焉。欲徵其母德以介言。明仲感然而辭。是非明仲之意而太君意也。蓋明仲致太君之意以爲明仲先子負獨行隱君子之德。生未及受載筆者一字之褒。使其聞於世。婦人何德。使諸大夫國人知而言之。若猶是不知而言也。是其胸中所無也。子爲言官不能言其胸中所無者。以入告於君。聞於友而欲使人言其胸中所無者。以壽

其母乎。諸大夫國人以斯言也。告不佞。不佞曰。卓哉。其斯爲明仲母。其斯爲明仲。所以壽其母。與人所以壽明仲母者也。且諸大夫國人。今日欲有言者。凡以壽太君耳。請卽言太君壽可乎。使明仲得至此者。實太君之壽爲之。夫人臣畢意事主。處不諱之朝。而欲竭其欸欸之念。無以有已。無以有家。而不能不喜懼於父母之年。有年矣。而或抱踽踽。憂憂之嘆。則亦不能不低回於進退之際。而婉戀於君親之間。太君年七十。保艾爾後。有子七人。子復有孫。粲粲然夕膳晨

之如不負
言者矣

羞不尚有人。自明仲之爲給練也。天下以爲真諫官。明仲方猷然不足也。語人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夫明仲之言。其行者業已爲功。其不盡行者。足以爲案。明仲不可謂不得其言者矣。然使太君之偃仰於家也。猶其就養於官也。使明仲之拮据於官也。猶其左右於家也。如是而後。明仲可以有言。可以無不言。使明仲至此者。不可謂非太君之壽。及子孫振振之所謂也。亦知其母視其子。不知其所修。視其所享。太君雖欲不爲古聖善之母。而不可得。然則明仲雖上承。

太君之意不敢以太君之德聞於人人之爲明神壽其母也不忍違明仲之意復言太君之德然爲人子之善揚母德者未有如明仲者也

海中蜃氣偏能構結從空使不落謾入窠窟文中飛仙何可方物

○○○袁太母八十序

國家常賦在太倉者不知何故。缺額遂至四百餘萬。南都亦不下百餘萬。今邊腹多事。言之可爲寒心。而無處措手。則仰給兩淮鹽課者勢也。乃套搭之害。中於兩淮者十餘年矣。引目沈壓如金珠之墜。沒於淵谷。雖明知其不能脫於淵谷之中。而亦無從出之。使必爲世用。舉縣官定制。反以爲意外。理外不可行之事。必不得之數。竟付之無可奈何。甚可痛也。戶曹郎楚滄孺袁公。條爲疏理之議。部覆報可。要以見引聞。

行積引期十年而套搭盡。乃復鹽法之故。而更端焉。其言甚快而密。嚴而恕。當事者用首議之人。往視厥事。遂晉公憲司。疏理鹽法。法有瘳矣。乃私憂者。猶慮絃轍已熟。窟壑已深。奸商宿吏。懼於一切。揆剔且力。能中格之。而予獨料公之。必能辦此也。何以言之。凡見以爲言美名美而行之。或中格者。必其有不合於人情者也。公之妙心妙手。皆從靜慧平遠中出。無一毫紛更喜事之氣。見於意色之間。而又皆依人情爲之。是其所行者。必有妙於所言者。而後爲言。臨事之。

所弛張必有妙於先事之所區畫者而後匯畫於先
事也予誠與公早至一日使予言早雪一日公獨以
母太君篤老依違膝下不能去兩淮人計無所出庶
幾用國家運數與商民願力保茲太君使公無內顧
而太君亦趣令之任曰勿以我故乏正事老婦猶能
恃粥待兒之得當以報也公至定爲綱冊輔部議而
行之其旨在顯然示之以利而不遽問其害使國與
商先嘗吾法之利而慮國與商者欲害吾法而無所
用且各擇其所爲利者而往焉蓋受事四日輪者十

四萬今未及朞月輸至百四十萬還套搭二十萬補
司庫所借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歸實塞下而不
受命於奸回者語曰何知仁義以饗其利者爲有德
商何以昔通而今輸也情也情者何也利也依人情
而爲之者依乎此也輸之利甚於通雖禁之勿輸賞
之使通固不可得禁之勿輸賞之使通而不可得鹽
法無餘事矣無害吾法者可問矣向之懼其撻剝而
置身無地者不虞其寬之至此也公疏理之效如是
太君亦復從容歲月以至八十視息愈善此因太君

但使下無所
傳自不必
威著也

應國宗氣運
商民力

之○子○用○國○家○豐○亨○商○民○樂○利○之○氣○導○迎○家○慶○而○又○於○
裕○國○通○商○之○外○留○一○往○和○平○寬○大○之○義○於○以○養○其○志○
而○資○其○福○八○十○又○何○足○爲○太○君○壽○焉○愚○獨○謂○天○畀○壽○
毋○以○寬○勞○臣○則○太○君○一○身○又○國○脉○商○命○所○係○所○願○保○
艾○爾○後○者○又○不○獨○慶○吾○私○雪○吾○言○而○已○

凡○壽○人○序○厭○其○諛○厭○其○泛○厭○其○常○似○此○著○論○似○乎○
寬○大○然○至○歸○結○處○甚○爲○切○至○何○得○厭○之○

○○○譚母魏孺人五十文

惺讀陶士行母截髮事○悲其志○謂母之勵其子以結友○篤一至此○惜其意○但以其子之仕進○爲始終而已○吁○婦人愛其子○能勵之○結友矣○又欲其所以結友之○故○必出於功名進取之外○談何容易哉○何者○功名之際○人決不能無故而輕之○然不可以是而量天下之爲賢母者也○世固有一徃奇情○母與子適相值而相成者○雖不必有其事○而識者已諒其志矣○吾友譚子元春○孝友至性○而負天下之奇情者也○自其尊公豪

曰石

朗多遺業聽之友天下士而寄其所之於山水詩文
賓客之間尊公沒而有母魏孺人者賢凡其子之所
欲所爲無不成之譚子於天下士獨友惺若閩蔡敬
夫蜀朱無易則友譚子者也惺與兩公者明爲仕宦
有官職人其於以相引爲進取情理皆合乃譚子非
惟耻以此友吾三人而三人者之友譚子也又若越
此而時以山水詩文賓客之趣廣之夫數者去進取
甚遠然譚子爲諸生不敢有輕其諸生之心何以知
之於其精諸生業知之世見譚子三十餘尚爲諸生

今其母五十。而猶與諸弟以逢掖揖酒堂下。憐譚子與疑譚子者。無所歸。過茫然。謂譚子進取之道。以山水詩文。賓客奪之。爲其友者。不能無罪焉。卽譚子不能爲其友。解此於世。而母獨信之。曰。此真吾子友也。夫有信於友。以順其親者。譚子是也。有信其子之友。以成其子者。其母是也。今譚子方以諸生首見知於督學葛公。揆之世法。是其爲諸生方亨。宜可以壽其母。譚子意忽忽欲棄去之。夫譚子不敢輕其諸生。其爲諸生。又方亨。而忽欲棄之。此其故必不出於債。

且誑可知。必有以足乎中而超乎外者。譚子曰：非上
有賢母春也。何敢動此奇情。觀母之立意持論。卓然
皆有以其命諸子拆箸也。曰：勿學吾魏氏。數世同居。
子孫不習世務。潰其家聲。徒博義名。見諸子賞文拆
義。攫食爲歡。喜曰：吾乃見汝曹爭卽長如此。可不富
貴。是其特達。真實不牽於一切虛名。文具。有此識力。
其於子之至性奇情。何患不能信。何患不信。其子之
友。夫有所自足於倫理之中。而後能超乎世情榮衰
之外。非苟而已也。假使譚子爲諸生。方亨而真棄去。

此段相刺
不可少

封迴而出

焉○譚○子○優○爲○之○聽○譚○子○爲○之○者○其○母○優○爲○之○然○安○有○
天○人○理○數○俱○聽○其○如○此○而○不○之○止○者○然○則○譚○子○與○其○
諸○弟○策○名○清○時○了○經○世○事○而○後○行○其○意○卽○不○必○以○此○
壽○其○母○然○爲○譚○子○友○者○固○願○譚○子○之○出○於○此○以○解○夫○
世○之○罪○其○友○者○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志○者○
不○必○有○其○事○也○夫○若○是○則○所○謂○出○於○功○名○進○取○之○外○
者○爲○譚○子○與○其○母○者○有○其○志○而○可○矣○

說○來○實○勝○陶○母○若○有○以○異○乎○人○情○矣○然○實○亦○人○賢○
母○真○愛○之○至○情○不○可○謂○之○虛○飾○也○天○倫○之○樂○何○減○

簪纓識超者固應爾爾。

以功名相期抑已所以尊母其實了經世事而後
行意正丈夫宜然。

固是宿儒

固有同林
不同調者

○壽唐母陳孺人六十序

士固有落落然多奇爲世所必不可無者。此特士之
所以自見於世。而其妻子不樂乎其如此也。凡妻子
以榮枯奇人者也。家溫身寵。撥汗割榮。所以事人之
意如是而已矣。世之爲奇士者。必且立聲譽。矜氣節。
喜交游。好文章。樂山水之數者。不與身家爲仇而去
身家之計。甚遠。故奇士之安於其妻子者。甚難。然世
故有婦人而別具志節。不可以此而相量者。如吾友
宛陵唐君平之配陳孺人是也。君平者。世所謂落落

然奇士也。生有絕才高志。又負異表。委須過膝。一稱曰唐髯云。自其爲諸生時。以儒俠著。不以貧賤爲解。孺人以攻苦食淡佐之。雖椎布操作。不敢以貧賤之色見惡。傷君平之意。乙酉君平舉於鄉。其自喜爲奇。日益甚。間關二十六年。至庚戌始成進士。與子同舉。又同謁選。授太原府司李。是時始通籍途徑出而議論興。欲有所中其異已者。辭連及君平。坐以秩宗法。同舉者凡若而人。時吾友董崇相爲考功郎。素知君平。曰吾未讀君平聞中文。然豈有髯如乃公不作進

士者。蓋深悼公道之不足恃。不敢言及於文。無可奈何。而庶幾於君之相。此歎世之辭也。無何欲釋憾於計事。又以考功法中之得議調。公論屈之。予則謂。公必通於官。蓋不敢恃君之作人。與作官而又庶幾於相。蓋亦崇相之意也。云爾。君平解其太原司李歸而貧。過於諸生。婦人於其君子。能忘其貧於諸生。而不能忘其貧於官也。何者。攻苦食淡。佐之於諸生者。望其爲官。官而貧。復何望哉。吁。難言矣。吁。難言矣。孺人勞苦於生平。而君平始能。不以其貧。故減其聲譽。

固然

氣節交游文章山水之好。君平初艱於嗣。恣所置。勝而孺人竟以四十餘先。諸勝有子。諸勝又各有子。環堵之內。意豁如也。久之。君平卒。豈惟文與官不足恃哉。相亦不可問矣。君平卒後。事益明。論益定。使君平在。何憂於官。雖然。予以爲天生奇士。不有奇福。必有奇窮。士之窮。通自有出於途徑。清濁議論顯晦之外。者要當論其人而已。孺人所以事君平者。意原不在掇汁割菜。卽君平今日在。孺人今六十。相對老矣。其子又能繼君平之志。爲奇士婦。又爲奇士母。卽不通。

於官。若將終身焉。惜乎君平之不及見。故予於孺人之六十。既爲說以觴。又重有感也。

其爲序。每借題行意。其人之品。畧一見之。此文亦然。

凡文題外生情。懼其脫。題中着意。厭其膠。不離不卽。那得不欽先生。

○ ○ 壽馬太公序

昔蘇明允從其二子軾轍遊京師。翰林學士歐陽永叔得其書二十二篇。上之朝廷。明允得以布衣召試。官文安簿。不之官。食其俸。命纂修禮書。明允文章遂有名于世。其後軾成進士。出永叔之門。天下知永叔之能識子瞻。而不知其識明允。乃在子瞻之先。不知其父視其子。此世俗之言。非曠心具眼者之言也。予乙卯以使職承乏出典黔試。中式者今南民部馬冲然最少。甫弱冠耳。撤闈之後。冲然尊公刺史玉臺先

生投刺入見其人惇敏長者厚德人也尋身送沖然計借又與予見於京師是歲魁南宮恐其少不任吏與俱歸讀書講求身世之事以老其才乃沖然實任吏也已未入對成進士授今官而予亦以畸軀暮途遲回後旅浮沈南祠郎與沖然鴈行曹署沖然之爲民部而司儲也精警與吾友董崇相稱爲雙絕而欣適過之人以爲有家譜云持籌會計之假日從予論文予文之比於沖然也所謂生天在前成佛在後者然今世或知有予文而鮮知沖然者雖其洗晦靜篤

耻以文名於世。亦予言輕望薄之所致也。夫以冲然之於予如此。予猶不能使其遽有名于世。况其父乎。冲然每爲予言。公作吏持身。居鄉之實。如史所傳。循吏獨行。何以過焉。雖冲然不出予門。予猶當知海內有馬先生其人者。豈必因冲然而後識其父哉。公之從其子於京師也。公已宦成。而予方爲散吏。非惟予不能重公。公亦何取重於予。永叔能名人之父。於未識其子之先。而予不能名人之父。於既識其子之後。雖公父子沈晦靜篤。不欲遽有名於世。然言有輕重。

望有厚薄。度量相越遠矣。何足怪焉。今年冲然以
覃恩晉公秩。公以時方多事。陪都根本。儲胥爲軍國
司命。止冲然勿休沐歸省。冲然乞予詩侑觴。予遂應
之以文。予力不能名公。庶藉公以名吾文而已。
立議自能脫于尋常。不入祝文蹊徑。

自守其貞初
何責報

尹母曾太君序

尹母曾太君者。尹子長母也。子長孝廉。而太君爲之
母。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以其慈。子長
母。而余謂能重太君。使其名益立者。子長也。太母實
無以爲也。子長之爲孝廉。而太君之爲子長母。天也。
太君豈自知必爲今日子長母。而後爲太君。今日者。
哉。子長先子。魁然丈夫。甫弱冠。而齋志長畢。髡彼兩
髦。實置此兩老人。及三尺孤。以畀一日未亡人。太君
於其時年二十有一耳。以一日未亡人。提三尺孤。以

卒事兩老人。闔左族。右刀俎魚肉。匪他之志。至不諒於天。只蓋至今日。垂四十年。子長以文章起家。稱孝廉。而太君稍得爲太君矣。然余以爲能重太君者。子長也。而太君實無以爲也。以子長先子齋志長。畢不於其身於其子也。則欲子長有今日。以闔左族右之。刀俎魚肉也。則欲子長有今日。私願太君有之。然卒有今日。如太君願者。天也。太君自爲計。豈自知必爲今日。子長母而後爲太君。今日者哉。古之忠臣孝子。烈士貞婦。志誠不在報萬分之一。或不能忘情於名。

太君爲今日子長母庶幾得報以名然更四十年而後得爲今日四十年中有一日不迴旋於井上之石巢下之卵蓼中之蟲者乎一日猶難况四十年更四十年井上之石巢下之卵蓼中之蟲而以爲名吾有以知太君有不爲也子長雅不欲以名事其母雲杜太史許爲太君立傳子長姑爲巽謝曰以不肖孤幸浪一第願以異日夫子長豈以一第爲子長而太君豈以子長一第爲子長母者抑聞之苦心孤志不求聞於世者不晦之心也聞微挾幽予人以名者不朽

之言也。令太君不爲子長母。余輩能墨不成一言。使後世知有太君乎。然世之能爲太君者。時有一二。以無子長爲之子。而世不必知。知之不必爲言。儻余所謂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以爲子長母者乎。此自子長能重太君。而太君不必子長母也。茹茶飲藥四十年。豈必以孝廉子顯哉。能必以孝廉子。酌哉。能出其深心貞志矣。

鴻驚龍矯水繞山迴

○○方母八十序

吾友方孟旋。古闇然君子也。孟旋之成進士。爲職方也。最晚。而其母太君健在。今年八十矣。無所取於當世之立言者。而惟惺言之務求。得夫惺之爲孟旋母有言者。固不敢言其所不知者也。闇然君子之母。不易知也。久矣。孟旋之言曰。吾母無懷葛天氏之民也。欲一言以名吾母之德。若醉玄醴而飫太羹。一名言之而莫克舉也。由此觀之。豈惟惺不知。雖孟旋亦不得而知之矣。吁。此孟旋之深知其母者也。至情莫若

親之於子。古稱知我者不在焉。親固有之子。亦宜然。百卉之生於山也。豈可謂山非母而百卉之非子哉。山之德百卉不必知者。所託於山者暫而所以自畢其生者速。生於山而不知夫山者。未嘗有求知夫山之道也。以時計者。朝不及夕。以日計者。昨不及今。以月計者。朔不及晦。以季計者。寒不及暑。雖欲知之。烏得而知之。而獨不觀之。松栢乎。松栢生於山。與百卉同。松栢不敢自謂知夫山。而精神務與山終始。寧質無榮。寧苦勿甘。寧拙勿巧。寧遲勿速。不屑屑然以時。

日歲月計。則其所以求知夫山之道。與百卉異也。然山之於松柏也。不以百卉之榮。責其質。不以百卉之甘。責其苦。不以百卉之巧。之速。責其拙。且遲。故松柏得全其精神。以與山終始。是松柏所以能盡其求知之道於山者。山實爲之也。以孟旋之才。與太君有孟旋之才。爲之子。其理數宜。可以早達。以應乎世之尊顯其親者。孟旋之成進士。爲職方也。獨晚。若不肯聽乎理數之常。以自信其志者。其所謂志者。何也。孟旋嘗與人書曰。使應祥非老而坎坷。歷天下境。變以汰。

練其心。以反求於家庭。無形聲之視聽。無以得吾母之神。而負吾母。惺誦其言而哀之敬之。乃悟孟旋若有所不急。急於尊顯其母。其母若有所不急。急於子之尊顯。而皆庶幾乎一知。微乎微乎。此則孟旋之志。而實太君之志也。闇然君子不易知。闇然君子之母尤不易知。而惺似能知之者。蓋由孟旋能自知其母也。孟旋不敢自以爲知其母。而所以求知之道。不可謂不盡矣。太君能八十以待孟旋之晚成者。若欲使其子得盡其所以求知之道者。孟旋旣得盡其所以

求知夫母之道矣。而終不敢自以爲知。爲孟族母者。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道。又若之何。惺固知今之八十不足爲太君壽也。

闡然二字領起中能曲寫之。

悲無中
死處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

夫國威損而貞臣著國之恤也。哲夫歿而貞婦顯家之替也。凡爲人臣爲人婦者不得已而後以貞名者也。豈忍以國恤家替自成其一身之貞哉。雖然心有所不得已而事有所必不可無何以明之。威已損矣夫已殞矣無可奈何矣而托於貞臣貞婦以留兩間之元氣而撐千古之大常是亦最後所攸賴之着然而不可必得也。處無可奈何之時而冀望於不可必得之數幸而得之是其輕重又豈止關於一身而已。

哉。子家世地寒。獨讀書樂善不倦。祖父兄弟事在家。傳中子兄弟五人。長卽惺。次慄。次恡。次悌。次快。中間三人皆早夭。慄尤甚。年僅二十歲。婦卽王氏。孀居二十八年矣。悌二十八歲。婦歐陽氏。孀居亦十六年。恡三十九歲。婦王氏。妾董氏。相繼沒。仲弟婦王。今年五十矣。婦京山名族。爲子姑夫王中丞姪。中丞愛弟慧。以其兄之子妻之。早譽驟貴。猶掇之耳。卽不然。而椎布白首。舉案相莊。作尋常百姓夫婦。豈獨遠於人情。而恐有今日。以貞婦之名顯哉。然可論於弟在之。

時也。弟負剛腸奇骨，卓然爲世男子。齋志以沒爲弟之親者，曰：兒已矣。有婦在奈何？爲兄若弟者，曰：弟已矣。有婦在奈何？爲親若友者，曰：吾友已矣。有婦在奈何？是雖未發諸口，而言外意中，深念隱痛，汨汨然有不可言者矣。婦時年二十三歲，擁四月孤，卽擬散髮至老，形影相弔，食貧茹戚，二十八年如一日。而又不忍爲奇哀顯痛，使有聞於親友，以傷父母兄弟之心。然爲親者，乃曰：兒有婦矣。兄弟曰：弟有婦矣。親與友曰：吾友有婦矣。夫女衆善，皆自從夫一端而生。貞名

一立而解親之憂釋兄弟之念豁親友之惋惜於是
乎在孝友嫻睦一行而衆善備焉此之謂也婦雖不
顯有今日其在於今此一事亦何可少哉今年天啓
甲子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歲昔舜年百歲終
身慕父母然大孝之論至五十已定惺雖不忍沒婦
之貞然至今日而始有言者蓋其慎也今四月孤昭
夏已二十八歲能養其母娶婦有孫鳧亦六歲鼓篋
就學繞膝含飴以爲貞婦之名鄉有輿頌國有旌典
婦雖不欲有貞之名亦不可得不知婦原不見有米

取致無多
物

大筆

藥○茶○蓼○之○苦○亦○不○見○有○梨○栗○蘭○玉○之○樂○不○見○有○燈○窓○
帷○帳○之○戚○故○亦○不○見○有○絲○綸○坊○表○之○榮○且○梨○栗○蘭○玉○
絲○綸○坊○表○之○日○又○安○有○一○息○非○冰○蘂○茶○蓼○燈○窓○帷○帳○
之○日○哉○予○因○記○婦○之○族○兄○王○幼○秀○茂○才○談○其○世○父○光○
祿○公○時○育○爲○侍○御○時○首○犯○權○相○分○宜○之○鋒○以○死○曰○吾○
家○科○目○蟬○聯○然○在○鍾○門○一○女○子○可○與○侍○御○對○知○言○哉○
請○以○是○言○爲○五○十○之○祝○婦○孀○後○十○三○年○而○有○悌○婦○歐○
陽○氏○之○事○今○亦○年○四○十○歲○

高○巍○之○論○中○致○悲○楚○之○思○正○如○新○亭○飲○泣○猶○帶○丈○

夫氣在。

間架甚高。思路甚幽。

○○○送王永啓督學山東序

言有聽之甚美。循而行之。可以無過。綜其實無裨於
事者。不可勝計。如近日取士。所稱正文體之說。是其
一也。夫取士之文。使士下代語。孟六經而爲言者也。
蓋必平日博於讀書。深於觀理。厚於養氣。發而爲文。
各有以見其才之所不相借。情之所不容已。神之所
不可強。志之所不能奪者。而後可以言體已。乃隨其
純疵。離合。偏全之數。而損益焉。斯之謂正。非一日之
積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學士。

鍾伯敬全集八卷三

三十二

所下此無
養

殷然

責學

與校士者日從事於文而不知文何以爲體至三年
校士之期士抱牘集主者之門而後奉例陳款令其
一日之間從我所約以爲正故步旣失而前途復無
所泊乃姑爲苟且僥倖之文以塞上之求而上亦漫
然收之以爲文如是是亦正而吾與士可幸無罪矣
夫使上下相蒙以苟且僥倖之文爲正而但求免於
罪則其害且自文體而移之士習人心矣是豈可不
深念哉鍾子曰此非三年校士者事而督學之事也
夫督學之視士猶母之於女而三年則女子于歸之

日也。其德容工貌之不素闕而取必於往送之一日。敬戒無違之數語。斯其求之不已。奢而持之不已。急于大士之在齊魯。猶女之在燕趙也。今永啓爲之母矣。吾願永啓之。所求乎文者。姑勿言其正與不正。而先論其體體者。何讀書觀理。養氣得其才情。神志所在而已。此不求正而自正之道也。今主者不深恩實求。至期而徒以正文體之說。畢三年之事。至有戒闕中校文。勿持憐才之念。勿必求積學之士而收之。是預以正文體之說。綱天下有才有學之士也。是何言。

所謂
職
過如是

鍾伯敬全集入

哉。是何言哉。原其意。不過求其言之可聽。行之可以無過者。務從事焉而已。永啓起家文學。爲南曹武選郎。五年。精潔孤立。行一意。一旅之卒。一成之田。必夜以繼日。仰而思之。務求其本末。爲國家得經久實用。而後已。況今爲士師。率文學其所起家。而但於其言之可聽。行之可幸。無過者。務從事焉。吾有以知永啓之不必出於此也。

文體之正。原非循以收卑薄粗淺之士。而鋤奇崛古奧之人。然苟且應功令者。能無此失歟。體固不

可以一端竟也。

因方爲珪。就圓成璧。因體而正之初。非畫一。安可望於執一之主。司衡文之訣。恐無以易此。

○○○贈唐宜之署潁上縣事序

吾友吳興唐宜之。東南名士也。其人秀羸。明悟靜而近道。子已酉遊南都。宜之年二十有餘。所著舉子業。諸士已奉爲天人師。非宜之所作。所選不輕。以挂目上口。精苦奉佛。勤修六度。尤深入淨土一門。予時與一時同志。要宜之爲冶城社。社中先後成進士。舉於鄉者。強半私計。宜之非巍科。膺仕中人。則往生極樂。超三界者也。久之。宜之歷試不第。以明經聘修成均。志志成。謁選得鳳陽府別駕。子聞而心憫焉。惋惜之。

不失其心
無不作上等
觀

以宜之之才之器。齒猶未也。俛首爲郡倅。安然自處。於進士孝廉之後。今年宜之。始我書曰。吾向信淨土。未徹。以爲進士孝廉似人生所不可無。今信徹矣。乃知可以不必有。而一郡倅無不可身往者。始愧予惜宜之者甚淺。而所以自待者甚薄也。予深喜宜之學道有得。世出世間。誠有以自處。非苟而已也。戲語宜之。想孔子爲委吏。乘田。柳下惠不卑小官。任運聽時。有之胸中。未必有此一段安立處分。然私計宜之以淨土爲安立處分。似宜一官爲浮沉游戲。則其胸中。

疑有一聊復爾爾之念而不必精力於其官之職也。夫天下事雖不可取著然胸中先有一聊復爾爾之念則世出世間安往而可哉而宜之正不然宜之就官以後曾寄我文數十首中多談中都作史之事其文清歷幽曠猶似其爲人而其意一出於篤摯精懇區區爲民請命吐心欲泣必期於有濟而後已而予門人黃孝廉署穎上教職者受宜之知最深而其知宜之亦甚悉爲穎之人士請於予爲文紀之。大要謂公下車禱雨澇如神皆以血誠兩獲奇應修復舊令

屠公所築潰堤。待士教養有法。溫厲兼濟。治河通塞。具有方略。理鈔務。利商裕國。而其大者在。頴之積敝。以逋賦繫及無辜。父終子及。李代桃僵。民老於獄。田荒於野。而逋日益積。繫日益堅。且濫。公請於上。惟徵及常年。而其舊逋。徐俟其歸耕而償之。又捐俸代補。民始有生。載頴上民隱一書甚詳。而予交宜之久。亦先聞其略矣。予謂宜之之致。此有本也。宜之學道人。於巍科。膺仕。以慧斷之。爾乃於吏事。民隱以慈航接之。其願力。功行。所及。不可不謂。往。生。回。向。之。一。助。而。

宜之無所欣厭於其間也。若謂宜之先有淨土二字於胸中而後不怏怏於此官或勉力於官而取償於淨土無論取著害道卽其居官治民豈能虛心細意輕安宛至如此哉。昔人戲其友曰我圖一官不得而子欲圖作佛不亦奢乎。宜之於作佛不敢以爲難而其作一官不敢以爲易。所謂是法平等微見於署類之一事而人未易窺其際也。

苟有實心爲國爲一事自可收一事之效。一邑亦可造一邑之福不必高爵大位以行其志也。必待

高爵大位。豈不負了現前民與事。此是仁心。卽是
佛心。

地。居。子。地。
有。其。始。終。
十。官。益。

○○○方彥章遂安三年考滿序

古治道貴久任。三年而後報政。政成也。成者。總始終
言之。計官於其地者之始終。不獨計其官之始終也。
地有專官。官有專任。專而後能爲久。能爲久而後責
其成。孔子曰。三年有成。由之爲千乘也。求之爲六七
十五六十也。皆曰比及三年。則由之三年。蓋三年於
千乘求之三年。亦三年於六七十五六十也。若夫三
年之內。一人之身。俄而六七十五六十。俄而千乘。積
其歲月以爲三年。官不一地。有三年之各地。不一官。

民之有其官者無三年之實是豈古之所謂三年者哉如是而報政是宦成非政成耳新安方彥章先生高才奇趣人也予嘗從其姻友程仲秩所讀其詩而異之成進士謁選得浙之遂安令三年報政仲秩屬予爲文紀其事予未悉君所以令遂安者獨計遂安窘而疲凡以進士起家者多不官其地卽偶然官其地嘗亟亟然思有以去之君令遂安三年矣三年報政皆報其政之在遂安者予因是以知君之令遂安非苟而已也奚以明之凡吾所以治吾民者情耳今

方寸
是荷已之政
矣

稱令曰父母。百姓曰赤子。斯豈徒截然上下之分而已。父母於子。出入顧復。恐斯須去其懷。吾官於其地。席未煖而去之。無論幽滯未達。科條未究。周澤未治。卽身在於是。而其中先有亟亟然思以去之之一念。亂其方寸。曾未布令。陳教而施。爲次第求其暇。且整也難矣。更調守令。漢亦間行之。然其權猶在上。今不盡出於上。而半出於已。君治遂安。未幾各實施於上。下當事者。有牛刀割雞之惜。思有以易之。遂安士民。如失父母。攀畱之切。辭淚俱下。君亦竟畱予以爲非。

遂安士民真能爲留而君之真不忍於去也此不忍於去者所謂父母之心也情也子之生也未三年其肯免於懷乎讀君之詩蓋高才奇趣曠朗人也非惟不薄爲邑令且不敢薄於邑之小者生聚教訓皆有本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三年如一日正從此不忍去之一念出耳今日爲令一邑之事也他日入而司銓掌憲出而建牙持斧有課吏之責天下事也使課吏之人出於身親爲令者所謂專以求久久以責成豈外一邑而得之哉亦先輩有言循吏易作詩豈可

假人乎。此殆詩人套語耳。世有真詩。自有真循吏。元道州吏治。予嘗以爲從情出於其詩。知之。今讀君之詩。知君之所以達於政矣。夫能爲詩而不能爲吏者。其詩決不生於情也。

以高第令小邑。非不安。卽易視。能安意爲之。未有不治者也。

大意只說他三年之間。習于遂安而不忍去。有不忍之心。便有不忍之政。其政便可知。其政之成。亦可知。巧于言政者。

送晏祠部歸壽二親序

官於南曹如家食也。而禮曹爲甚。然亦有時思爲休
沐計者。其亦曰官而如其家者之快。不若家食而官
者之尤快也。不佞待罪南司。農視篆禮曹祠部郎。晏
子適有休沐之請。不佞有難色。謂國家多事。近奉
明旨。嚴告諸卿貳。各率其屬守官。勿輕離其局。子之
蒞政也。新其後。諸晏子以情告曰。某之歸。謂父母七
旬。父又過二。而某獨子也。烏可以勿歸。不佞矍然。乃
知晏子之歸。非泛然謂家食而官者之尤快。而思以

遂其私者也。乃如晏君所請居無何。晏子將西歸。行有日矣。不佞亦以承乏移北大司農。乃謝禮曹事。晏君之同官羅子。袁子。鍾子。及其同鄉同籍輩。合詞而乞予言。歸爲其兩尊人觴。不佞謂知晏子者莫如三子。知晏子之親者。宜莫如三子。子請徵言於三子者。而不佞擇焉。晏子以其言告三子。三子者將何所言。首羅子。羅子曰。大冠聞之。古之君子女士。能使人之必知。不待其子之賢且貴。而後有聞於世也。何以言之。伯鸞孟光。不聞有子。王霸與其妻。有子而黃頭歷。

此言翁配能自立

齒而皆以獨行特著。封公幼而岐嶷。長而彬彬文行。其配實佐之。當其見賞於從兄都諫公。與侍御敖公也。斯時豈遂有晏子今日哉。亦翁與其配之能爲可知耳。次袁子。袁子曰。中道聞之。古之人亦有使人不能知。或固其子而有聞於世者。桓沖過劉麟之。因訪其父。始知有是父也。元禮交文舉而拜其母。始知其有是母也。翁與其配德可達於圖史。而各不出於里閭。積學篤行。食報不與其身。於其子非晏子爲之。幾不知有翁。矧知有翁之配哉。次鍾子。鍾子曰。惺聞之。

歸重晏子

古之人業有聞於世矣。又能成其子。使有聞於世。何以言之。嚴延年之母。視其子。慮囚平反之多少。以爲喜愠。顏延之於其子也。不樂其作熱官。晏子成進士。爲莆中司李。翁與其配屬。以治獄哀矜。勿喜食其水。葉如三公之養。以晏子爲吏。卓異如此。彼今之顯擢。據要津者。視晏子何如哉。乃晏子落落南曹。翁與其配。非惟不少快。快而反以爲善地。晏子與予同署。相視莫逆。各不必言其故。晏子之始得放意爲廉平吏。而今之忻然於冷局也。豈非以養其親之志哉。向使

其源好

畢竟回與不
言汝通

其親本無此志。晏子又烏從而養之。晏子以其語復於不佞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不佞拜手颺言曰：羅子與鍾子之言，所謂善則歸親。晏子之欲自爲言，而不能言者，宜如是。袁子之言，所謂不知其親視其子人之爲晏子言者，宜如是。物備矣，不能贊一詞矣。書與晏子歸，歸爲二尊人觴。觴已及期而之官，官於南。曹如家食，然無寧使人謂官而家食，是亦二尊人之志也。

立格頗超。收結亦老。

贈唐仲言序

吾鄉楊修齡侍御嘗告我曰華亭有唐汝詢字仲言者五歲而瞽今五十餘矣自五歲後至今聞人誦輒記記又能解又能以其所記且解者自出而爲詩文又注古之爲詩文者各不下數十萬言計五歲以後所記且解者皆人之口所授於其耳其耳所授於其心者之積也五歲以後所出爲詩文及注古之爲詩文者皆其心所授於其口其口所授於人之耳與手者之積也其類旣多其體旣備其立意又皆以該且

核爲主。旣以剖析疑義。欣賞奇文。至字之音。如東冬。清青之屬。問其形不識如故。予聞而異之。居二年。予過白門。適晤其人。質之修齡先生所言。皆是。後仲言歸華亭。數月復晤予。誦予集俞園詩。霜後芙蓉猶有露。冬前楊柳暫爲烟之句。予悽然爲誦。其全什察其審聽。哀問之狀。爲憫。默心酸久之。何者。凡仲言所爲。終其身。寄於所不可必者也。數十年中。以其心聽命於其耳。以其耳聽命於人之口。人之口一不至於其耳。則耳無聰。因而其耳不至於其心。則其心不靈。人

足爲悶然
飛

發揮無剩

之喜人詩文而自爲誦者爲已也。轉以誦於人者爲人也。人之爲已而自爲誦者難矣。矧爲人誦乎。故曰仲言終其身寄於所不可必者也。寄於所不可必其勢宜不能多且久。然能使人之爲仲言誦多且久於其自爲誦數十年中如一日。如一人者。仲言之誠所爲也。夫其審聽而哀問者誠也。吁爲仲言者亦極難矣。凡得之難則守之堅。得之難守之堅則其口耳出入之際雖欲加擇焉而非惟不暇且不敢。欲加擇焉而有所不暇且不敢。故能積是仲言所以該且核之。

故也。

傳警者之神。

奇人奇事。竟能扶之以奇想。摹之以奇言。

翻翻與嘔以
花倫官味非
猶不礙當聲

送錢先生歸婁東序

夫身吾之身也。一病以後，則醫者得而有之一病。以後不使其身為醫所有，則醫之心手有所不能盡用。於病者亦非所以有其身之道也。雖然，吾有身而使醫有之，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哉！亦曰：視所為醫者其人何如而已。夫醫病者之司命也，不誠則雖付之，以身而彼有所不敢有誠矣，而不巧則不能以其身還之病者而終使自有之。誠與巧合，則其術之工拙有所不得與。吾所謂視其人者是也。予今年感疾經

今之治瘡管
如是

金有荷自全
秋涉冬自以爲無生矣。自以爲無生而又更數醫計。此身總非我所得。有不若姑付之醫。而醫實莫敢有也。莫敢有而又受吾所付。付者與受付者。非必其能愈吾病也。然而不忍謝去之者。以爲猶不至有所害。苟爲無害而已。庶幾留此病以待夫誠與巧者不至。其不至則命也。無何尹觀察子求先生謝其蘇松兵備歸蜀。錢先生送至白門。錢先生者以醫名東南。家於婁東。予去年遊吳。曾飲於其家。觀其歌舞。與定交。而贈之以詩。不意今之至於斯。至於斯而值予病也。

如是為善

是所以託人

相見悲喜歔歔泣數行下。已問予病及病而更醫狀。曰子不忍謝去數醫一念。乃子所以生。而吾所以不約而至者也。子於前數醫者猶不忍謝去。以待其人之至。而況其人有進於是者乎。予雖不解醫。而私計誠且巧者。錢先生其人也。得其人而付之。以身使得而有之。夫然後起居之蚤暮聽焉。言動之喧寂聽焉。食飲之豐約聽焉。藥物之耗息聽焉。試之至奇。不驚投之至恒。不厭。而君之視予病也。朝夕診切。君不自有其欣感。以予息之平陂為欣感。予不自有其凶吉。

以君顏之悲。偷爲凶吉。精神往來。合爲一身。中心達於面目。意氣通乎神明。誠至而巧。生醫王所用之藥。仍是衆工所用。而神存心手。變化出焉。蓋君性豪逸。住白門。歌舞隨身。賓朋盈坐。卽貴賤造請。戶外之屨。恒滿。而其意以予病之作止。爲其去住之候。凡兩月。而後有瘳。猶記君教予省思慮。以筆研爲戒。而今急。急乎欲得予一文。以歸婁門。蓋以予操筆之日。爲君停手之日也。所謂能以病者所付之身。還之病者。則君周旋白門兩月之志也。昔黃魯直得良藥。以飲病。

故作語
生

者○或○曰○借○子○所○活○皆○庸○人○耳○曾○直○曰○有○不○庸○者○領○一
箇○來○予○愧○以○庸○人○試○君○良○藥○自○今○以○往○所○有○之○身○君
則○還○之○庶○幾○夙○夜○臨○淵○集○本○不○自○屑○越○以○求○不○爲○庸
人○是○則○予○之○所○以○報○君○者○而○已

心○如○九○曲○珠○玲○瓏○快○朗

病○者○望○治○之○心○醫○者○誠○巧○兼○盡○之○心○無○不○發○之○曲
至